

書畫小說文八工

把頭鬥倒了

著 蓮 玉 言 輝 永 彭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工人文藝小叢書之廿四

• 把 頭 門 倒 了 •

著 者 彭永輝 言玉蓮

出版者 武漢工人出版社

地址：漢口交通路26號 電話：2071

發行者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印刷者 蛙昌印書館

1951年12月初版

0001—4,100

定價：人民幣1,100

目 錄

把頭門倒了.....	彭永輝（一）
工人兄弟才是親骨肉.....	彭永輝（五）
附：「工人兄弟才是親骨肉」的優點是什麼.....	田 原（九）
除掉老虎心歡喜.....	彭永輝（一二） 言玉連
頭一次這樣高興快活.....	彭永輝（一六） 言玉連
拿生產成績來慶祝國慶.....	彭永輝（二一） 言玉連
英雄有用武之地.....	彭永輝（二六）

咯才放了心

彭永輝 (三〇)

捐獻防老錢

彭永輝 (三三)
言玉連

檢查愛國公約

彭永輝 (三六)

把頭鬥倒了

彭永輝

一提起老雷這人，誰也會搖着頭說：『真是生牛皮，又韌又硬，打不通。』

的確，雷福佑的這股落後勁，真太厲害了。別人都說解放了，咱們當家作了主，該拿出主人翁的氣魄來加勁生產；但他還是和以前一樣，工作拖拖拉拉，馬虎潦草。人家一天能撈六噸煤，他只挖三噸或四噸；人家能架兩架糊，他只架一架；開小組會他十有九不到，不是說肚痛，一就是推頭昏。有時小組長勉強把他請來，他也是在屋角坐着湊湊數，一言不發，或是乘人家不注意就偷偷溜了。工會同志找他個別談話，教育他，他耳裏不聽，嘴裏滿口應『是』，有時批評他，他滿臉陪笑的答應『今後要改過，今後要改過』。可是一過後，老雷還是老雷，批評還是批評，老樣子原封不動。他就是這樣混着過日子，使人奈何他不得。

民主改革了，工會同志說：『工人階級澈底翻身的日子到了，政府會堅決爲咱們撐腰作主，搬掉頭上的石頭！』老雷乍一聽到，不禁心裏一動。想道：『難道是真的嗎？』過後心裏又冷下來，嘆口氣：『還不是光表面上說說。』

他記得剛解放時，他曾指着剝削、打罵、壓迫他最厲害的紅幫頭子，兼封建把頭田粵南的脊背罵過：『你們這班人，快要坐班房啦。』可是田粵南沒坐『班房』，倒當了『值班員』住上新房子，仍然騎在工人頭上要威風呢？在生產上，田粵南不勞動，光指點工人去作。工作有了成績，功勞是他的，工人不但沒份，反而要受氣。老雷記得有一次挖了七噸多煤，沒受表揚不說，反而挨他的罵。什麼『光顧挖得多，想討償，拍馬屁，不注意規格，不注意安全』呀！什麼『煤內有磷石』呀！而他的狗腿子王春林只挖六噸多點，就大吹大擂的說：『他了不起』呀！『生產有功』呀！『要向他學習』呀！老雷受了這肚子烏氣，本來想找工會反映反映，可是又想到田粵南能說會道的，在行政跟前吃得開，

在工會跟前也吃得開，而且當着工會的生產委員。自己笨嘴笨舌的，講出來又怕上級不相信，反而更要挨打擊。

一想到這些。老雷就只有氣憤憤的說：『他們（指把頭們）就是吃得開……』於是，只有用消極工作，來解除自己的悶氣。

八月二日，他看見工人兄弟們，一下班連澡都顧不上洗，就都歡歡喜喜的去開門爭會了。他也好奇的隨着去看，呵！出於他意料之外，見那個當着『組長』的把頭彭滿生，和假裝積極，當了『勞模』的『把頭王』趙海濤，像耗子般縮縮抖抖的跪在台上，工人兄弟們，一個一個的爭着去控訴、鬥爭。鬥爭完了，政府公安機關，在數千工人兄弟熱烈要求下，宣佈判決這兩個『吸血虫』死刑。民主改革不是說說算完的呀！事實擺在面前，老雷更相信了政府，相信了工人階級的力量。

老雷參加了小組會，討論鬥爭對象問題。大家討論到把頭田粵南也應該鬥爭時，他破天荒第一次的發表了意見：『我堅決要求鬥爭田粵南。』

在工人兄弟們的要求下，政府公安機關把田粵南逮捕了。八月二十三日鬥爭田粵南的大會上，老雷第一個上去控訴，倒出自己的苦水。

雷福佑現在變了，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他由打不通的牛皮腦袋，轉變為積極分子了。在開小組會時，他不但按時到會，而且四處去通知別人；在生產上他不但克服了消極態度，而且創造了新紀錄，挖煤由三、四噸提高到八噸多；架棚由一架提高到三架多。人家問他：『老雷，爲啥有這樣大的積極勁了？』他嚴肅地回答着：『以前把頭壓迫我，有積極勁不能使，現在把頭鬥倒了，當然應積極搞生產呀！』

工人兄弟才是親骨肉！

萍礦民主改革中的小故事

彭永輝

田老頭子聽得人家說，他兒子田明生在工會裏報名也要去鬥爭彭滿生；他就三腳兩步地慌忙跑到分工會，氣呼呼地把明生喊出來說：「快些來！我找你有事！」兒子莫明其妙地翻着白眼問他的父親：「爹！什麼事？」老頭子一聲不響地，把兒子拖到屋後面沒人的地方問道：「怎麼？你也要鬥爭彭滿生！」「是！」兒子回答着：「我要鬥爭他！爲娘出出氣，吐吐苦水。」「放屁！」老頭子發脾氣了，「你要出氣，也不應該把自己的親人，把自己的表叔拿來出氣呀！」

工會召開苦主和積極份子會，討論明日鬥爭惡霸把頭彭滿生的問題。工會同志催了田明生幾次要他來開會，他都沒有來；同志們都奇怪着說：「他昨日堅決要求鬥爭彭滿生，今日爲啥不來開會呀！」

開完會，工會老江同志到工棚找到了小田。只見他沒精打采地低垂着頭和田老頭子坐在床沿上，眼圈兒紅紅的。「爲什麼？……哭啦！」老江驚異地問他。小田身子往床上一倒，爬在被褥上，嗚嗚地哭起來了。田老頭子慌忙地陪着笑臉，站起來打招呼說：「沒啥！這孩子不聽話，我說了他幾句。」

老江心裏豁然地明白九分了。他也擠着坐在他爺倆中間有意拉扯起來。

「揀了什麼日子給小田娶媳婦呀？」從日常生活拉扯到這個問題上；田老頭子的心窩就熱呼呼的了。他高興得心癢癢地說：「快啦！揀定了八月二十五日啦！」

「這兒媳真好樣兒！」他抿着嘴誇獎着兒子的未婚妻說：「身子結結實實，臉蛋兒圓溜溜紅潤潤的，在鄉下當婦女會組長，做事發狠，勞動起來可抵個男子漢。江同志！解放了，託毛主席的福，我們窮人才有份兒娶這樣好的媳婦；要說從前，真是做夢也想不到。」

「爲什麼做夢也想不到呀！」老江故意裝住不知道。

「還不是那些狗娘養的惡霸把頭剝削得厲害嘛！」田老頭憤怒地說：「他們真惡！礦上規定二十斤米一班，他們只發六斤半，還要拿去放息；物價漲了，我們拿到手最多只能買到三、四斤霉糙米了。那時他娘在，爺兒倆在家吃伙食；爺兒倆狼死狼命的挖，進連班（一天做兩個八小時工作），弄點蕃薯藤野菜拌着吃，勉強可以飽肚腸。以後他娘死了，爺兒倆就在把頭工棚搭伙食，吃臭米飯，還沒菜，明明只能吃一斤多米，他們却扣去三斤白米；我爺兒倆狼死狼命地幹，也足夠還這臭米飯的伙食賬。做牛做馬三、四年，一個爛銅板也存不上。你說，那還敢給明生娶媳婦！」

「明生他娘是什麼病死的？」老江接着問下去。田老頭鼻子一酸，半天說不出話來。小田猛地從床上跳起來，恨恨地說：「什麼病死！病死！還不是被彭滿生惡賊苦苦害死的。一九四七年，彭滿生的老婆子生小孩，要我娘去接生。誰知他的兒子生下來就死了，彭滿生就反咬一口，

說是我娘故意捏死的；還誣賴我娘偷了他家的白洋布衣服，將我娘臭罵一頓後，還要打她。我娘氣得無處伸冤，就在半夜瞞着我們吊——吊頸死了……」他哽咽得半天說不出話，眼淚像落雨一樣直流。

「彭滿生是什麼親人呀！」小田抑止住了悲哀，憤怒地說：「我娘死後，我爹也氣得病了。我跑到彭滿生那裏，請求他將工資發下來給我爹吃藥；他說：『沒有！』我跪在他面前哀求了半天，他不但不給，反而打我兩個耳光將我攆出門外去。以後，還是工人兄弟們同情，大家東拚西湊湊點錢，幫我爹找醫生看病，買藥吃……。江同志！你說說：到底那個是親人、那個是仇人！」

「工人兄弟是親人、彭滿生是仇人！」老江大聲而有力地回答着，「你爲什麼不參加鬥爭彭滿生，爲你娘報仇呀！」

「對！我要鬥爭彭滿生，爲他娘報仇！」田老頭用手擦乾他的眼淚，搶先地、激憤地說：「江同志！我真糊塗，我剛才還不允許明生去鬥爭彭滿生。我總認爲彭滿生雖然壞，究竟還是我姑母的兒子，是親骨

肉、表兄弟，我還認爲他娘死是命裏活該當鬼。現在，我明白了。他娘的死，是彭滿生害死的。彭滿生是我的仇人，只有我們的工人兄弟才是自己的親骨肉！」他走過去緊握着兒子的手說：「明生！跟爹報個名，我也要參加鬥爭彭滿生！爲你娘伸冤！」他的聲音是那樣堅強而有力量。

附：

「工人兄弟才是親骨肉！」的優點是甚麼？

· 田 原 ·

「工人兄弟才是親骨肉！」是一個較好的作品。它有以下幾個突出的優點：

第一，中心思想很明確。作者是比较認真地觀察和分析了現實的。因此，他能從現實中發現部分工友在民主改革運動中還弄不清「誰是敵

人，誰是自家人？」作者在他的作品裏鮮明和有力地回答了這一個問題——工人兄弟才是親骨肉。這就是這個作品的中心內容，也叫主題思想。在表現這個主題時，作者不是用的空洞乾燥的議論，而是通過具體事實，把他的主題形象地表現出來的。這個具體事實，也就是作品的具體內容，就是老工友田老頭子的轉變。

第二，作者寫老工友田老頭子的轉變是比較活動和入情入理的。田老頭子由一般地認識把頭壞，進而聯系自己的遭遇，認識把頭彭滿生不是自己的親戚而是自己的仇人；他由阻止兒子去鬥爭把頭到自己積極參加鬥爭把頭。這是一個思想鬥爭的進程，也是一個認識提高的過程；活生生的事實教育了他，他的兒子教育了他。作者抓緊這些問題的關鍵，而且寫的較深入生動和入情入理，叫人看了就有些感動。

第三，還應該特別指出的是，作者在這篇文章裏寫了工會幹部老江的活動。這具體表現了黨和工會在民主改革運動中的領導作用，也說明工會幹部深入羣衆的工作作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田老頭子是在黨和工

會的教育下轉變的，黨和工會的領導和教育加速了田老頭子的轉變。作者注意了這個問題而且較好地處理了這個問題，而我們有些同志往往不注意這個問題，或者是硬拉扯上的。

以上這些優點都是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

除掉老虎心歡喜

彭永輝 書玉連

民主改革快人心，
自從鬥爭趙老虎，
頭上搬掉千斤石，
多年苦水一日吐，
萍鄉煤礦好地方，
原先蔣匪來統治，
把頭特務幫會頭，
別的事兒咱不談，
「老虎」就是趙海濤，
「三十六友」數他大，

工人兄弟齊歡迎。
好比熱天括涼風。
男女老少喜盈盈。
心胸暢快像吃冰。
礦藏豐富有名聲。
痛苦辛酸訴不清。
勾結一起害人民。
單把「老虎」談一番：
渾名又叫「把頭王」。
「白馬會」頭又是他。

全礦把頭聽他命，
肥頭大耳像豬獠，
開口媽的動拳脚，
剝削壓迫他最狠，
二十斤米發六斤，
本來吃的爛臭米，
吃了一斤扣三斤，
年節生日強送禮，
強迫賭博把人坑，
剝削手段說不盡，
手槍三支家中藏，
誰要不順他的心，
他在礦上二年多，
打傷殺傷三十二，

拉攏礦警是一家。
一臉橫肉翻白眼。
氣勢兇兇想吃人。
殘暴如虎毒如蛇。
還要想法再扣壓。
算賬却是按白米。
有病不喫也扣錢。
不送挨打還滾蛋。
輸打贏要礦警關。
壓迫打罵更是凶；
打罵開除任他行。
不是毒打就槍崩。
害死人命整三條。
內中兩個成廢人。